



永定河弯弯扭扭像少女的腰带迷人地飘在土地上，缠缠绵绵绕着永仁小城，甜甜地笑着，悠悠地淌着。在河水穿城而过的细腰上，有个如少女的胸脯一样丰满美丽的小山峁，山峁上有个小庙，当地人叫石娘娘。

一湾清水在石娘娘脚下转了个弯，便懒懒地向西南头睡去了。湾里撒下了一滩厚茸茸的沙粒，沙里埋着些火炭、贝壳、柴禾、白骨，甚至夹裹着一粒粒闪闪亮的沙金。沙滩的对岸便是山峁，样子像一个发酵的大馒头，耸然而立。山峁的四周被挖成一圈圈女人腰带般细长的坡地，庄稼人往地里撒了油菜，种了燕麦，夏日里光剩下尖尖的茬。一些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野孩子，常常发动“战争”取乐，他们拾取地里的土团，噼哩啪啦地甩出去，摔得河边的树木和石块砰砰嘭嘭地响，待经过一场稚气的厮杀后，孩子们簇拥着挂彩的“勇士”，沿坡上小径欢悦地下来。那些“勇士”，鼻子一翕一翕的，像一条给水卷上岸而惊愕不已的鱼，行到河边见了河水，已不再那么胆怯，径自揪了两根路旁杂树丛里生着的野坝子蒿草，握碎再啐口唾沫，翻手便敷在伤口上。打完了仗，他们便脱得赤条条的，露出汗津津的脊背，扑通扑通纷纷跳进水里，溅起的细浪淹没了长在河坎边上的野花，吻着河岸边的牛身子般大小的青石。于是，寂寥寥的河里，便盛满了言欢笑语，隔着山峁老远的县城，也能听见孩子们纯真的嬉笑，足见这河的魅力无穷了。

山峁顶上的那个小庙，原先是供奉河神娘娘的。早些年总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，逢着吉利的日子便携了竹篮进庙上香。竹篮里安着几柱香棍，碗里倒扣着一块切得四方齐整的猪肉砣，破玻璃酒瓶里不忘打点酒。一进了庙，下跪的，磕头的，许愿的，烧香的，一时烟雾绕梁三日而不绝，人祈五福而不散。逢着天旱的日子，土地龟裂生烟，庄稼枯焦，人畜饥渴，本地人就举着用纸和竹扎起的一条大黄龙，舞遍小镇的东西南北角，一时间鼓乐齐鸣，人欢马叫龙啸，待到日头西斜，舞龙者高擎黄龙，怒吼着杀向城南郊石娘娘脚下的绿荫塘边，将龙搁在青香叶和松针搭起的树蓬里，一直等到黄龙开恩下雨，便将黄龙八抬大轿护卫着迎进石娘娘庙，全体舞龙护龙求雨的人，齐刷刷地跪在黄龙面前，鸡啄米似的磕头报恩，方才千恩万谢小心翼翼地离去。老人们都说，那阵子求雨比今天的天气预报还灵验。后来，时代久了，石娘娘庙门上换了块木牌，挂出了×××供电局字样，新一辈的都管它叫电站，而上了年纪的人一时改不了口仍叫娘娘庙。庙都败了，但他们一提起往事仿佛那逝去的岁月就历历在目，会挺庄严地给你摆摆它的来龙去脉。

1958年邻近的元谋、永仁两县，在距城15里外的几条小河的汇拢口，修筑了一座长达8公里的中型水库——麻栗树水库。于是，永定河里的水小了，水退后，沿河两岸成了膏腴之地，舞龙的时节只有阴历六月二十四的火把节了。

酷暑难挨，这一湾的河水，一湾的沙滩，成了人们的乐园。累了一天的老汉，在水里揉去了一日的疲惫；几个露腚的孩子，伸出白嫩的手划水嘻闹，激穿一层层白浪，争着想游到上水的顶点。有的人爬在浅滩上，随手捡了根树叉戳进泥淖里，然后捞起一把沙来，在沙滩上随意塑下他们各人心目中的想象世界——大佛、宝塔、万里长城、宫殿、孔雀等，维妙维肖地向人们展示一个遥远的世界，一个浪漫的童话。

湾里没一个女人，湾里只是男人的世界，僧侣般的沙地。即使是洗衣，连嘴上满不在乎的婆娘家也只得宁愿走得远远的，避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后来，一个爽朗的日子，一大群长头发的女学生来过之后，那些汉子和小孩只好一齐像青蛙似的埋在水底。打那以后，露腚的只有那些不懂事的毛孩子，汉子们的日子很隐秘，再也不愿气粗地议论女人的三长两短了。时间长了，来石娘娘河湾游泳的女子如星期天赶集一样，渐渐地一段河剪成了两半，上游水深，属男人；下游水浅，属女人。虽然那一大片沙滩还是属男人，但自此，婆娘们的胆儿却大起来了，她们在上游的石板上搓衣物，一边用嘴毫不脸红地跟汉子打趣，讲到最深处，便一盆污水泼向跟她调笑的男人，嘴里高兴地骂道“这话爬到你媳妇身上说去，骚蛋子，你想跟老娘要贫嘴，休想占老娘的半点便宜。”那男人眼尖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老远才露头，腮上一鼓一鼓的直喘粗气。两人的斗嘴，一湾子的笑声和尖声尖声的叫骂，骂得男人骨头都酥酥的，胜过仰躺在沙滩上晒三天的太阳。

女人不甘心落后于男人，趁着那些悟在细沙里的光脑袋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她们便大着胆子，脚窝一点点勇敢地闯进了新的世界。半歇功夫就见四面都是女人，于是男人们连肩上的细沙也来不及抖落，便东南西北的逃得一干二净了。于是女人们便同男人一样钻进暖煦煦的细沙堆里，捧起一大捧沙来仔细端详指缝间漏下去的亮晶晶的沙金。

以后，这地方男人绝了迹，他们嫌石娘娘河湾的水太浅。尽管女人们都在水里嘻嘻哈哈地打趣嘻笑，但心里总有几分挥之不去的挂牵，挂牵昔日里那有胡子的岁月。

石娘娘也便从此失却了往日的诱惑。

(责任编辑：日安)

石

娘

娘

□ 刘存荣
(彝族)